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明〕纪振伦◎著

楊家將

（下）



張仲愈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明〕纪振伦◎著

楊家將

張仲愈題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家将/ (明)纪振伦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杨… II. 纪…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57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杨家将 (下)

(明)纪振伦 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8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71

定 价 56.00 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杨家府演义

第三回	杨继业夜观天象	宋太祖北伐受阻	217
第四回	太祖驾崩传晋王	南军灭汉占太原	221
第五回	太宗大义招杨家	君臣驾幸昊天寺	225
第六回	萧太后兵发幽州	杨家郎救驾尽忠	229
第七回	太宗敕建无佞府	仁美设计陷令公	232
第八回	七郎搬兵遭乱箭	令公殉节李陵碑	235
第九回	杨六郎怒斩野龙	写御状误识王钦	239
第十回	党进设计夺帅印	寇准勘问潘仁美	244
第十一回	仁美伏诛谢忠魂	王钦毒酒害八王	249
第十二回	晋阳兄妹竞扬威	六郎军中得岳胜	254
第十三回	可乐洞三擒孟良	芭蕉山喜获焦赞	259
第十四回	六郎三关宴诸将	孟良红羊洞盗骸	263
第十五回	孟良带马回三关	六郎兵困双龙谷	266
第十六回	孟良计赚万里云	九妹孤身闯幽州	270
第十七回	张华遣人召九妹	五郎一降萧天右	273
第十八回	真宗拆毁天波楼	六郎私下三关寨	278
第十九回	焦赞夜杀谢金吾	六郎发配汝州城	282
第二十回	朝臣设计救六郎	萧后铜台陷真宗	286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第二十一回	真宗出敕寻六郎	令婆大义救宋家	291
第二十二回	六郎毁拆赛会庙	佳山英雄重聚首	295
第二十三回	六郎兴兵救圣驾	蓬莱大仙论天数	300
第二十四回	椿精变化揭榜文	洞宾大摆天门阵	304
第二十五回	六郎领命下三关	萧后亲驾九龙谷	310
第二十六回	宗保遇神授兵书	钟离施法救六郎	313
第二十七回	四郎用计取后发	孟良入辽建奇功	318
第二十八回	勇孟良金盔买路	宗保桂英结良缘	320
第二十九回	孟良火烧木阁寨	焦赞初探天门阵	323
第三十回	黄琼女反辽投宋	柴郡主阵前产子	327
第三十一回	令婆攻打通明殿	五郎二降萧天左	331
第三十二回	天门阵冰消瓦解	钟离洞宾回蓬莱	335
第三十三回	杨家将金殿受赏	王钦诳旨回幽州	338
第三十四回	王钦献计陷十臣	六郎调兵飞虎谷	340
第三十五回	学古领计陷宋臣	四郎暗助献粮草	343
第三十六回	孟良偷路求救兵	宗保挥军战番贼	348
第三十七回	飞虎谷朝臣得救	河东重阳女寻偶	352
第三十八回	六郎大破幽州城	万刚王钦祭冤魂	354
第三十九回	真宗大封征辽将	孟焦望乡台尽忠	359
第四十回	建坛禁宫祈八王	一命归西杨六郎	363
第四十一回	邕州依智高叛宋	狄青兵败柳州城	366
第四十二回	依王攻破长净关	宗保犹勇似当年	369
第四十三回	宗保领兵征智高	文广逞威万春谷	372
第四十四回	文广困陷柳州城	宣娘用计擒依王	376
第四十五回	宣娘化兵收五王	文广大破邕州城	380
第四十六回	杨文广领兵取宝	焦山阵前成佳偶	383
第四十七回	月英含怒攻锦姑	文广兵伐燕家庄	386
第四十八回	文广飞云喜成亲	狄青定计陷杨家	388

YangJiaJiang

第四十九回	三女汴京寻夫君	文广化鹤避祸端	394
第五十回	奉国踢死白额虎	周王解救杨怀玉	398
第五十一回	文广领兵征李王	怀玉扬威甘州城	403
第五十二回	公正争挂先锋印	文广取水救宋军	406
第五十三回	八臂鬼王坏井水	张相造书害杨家	409
第五十四回	周王力保杨家府	法场设计套胡富	411
第五十五回	白马关文广被困	十二寡妇征西番	414
第五十六回	宣娘定计擒奉国	文广断罪斩贼首	419
第五十七回	宣娘定计烧鬼王	杨家将班师还朝	423
第五十八回	害忠良反遭杀身	怀玉举家上太行	428

杨家府演义

第三回 杨继业夜观天象 宋太祖北伐受阻

却说继业收军回营，是夜仰观天象，心生计谋。次日进汉主御帐奏曰：“臣昨夜仰观星象，见毕舍月宿，主有久雨。”汉主曰：“将如之何？”继业曰：“可传令军士出去砍柴。军分三路：一路擂鼓呐喊，一路执炮箭待敌，一路砍柴。临回之际，一齐呐喊几声，烧尽南蛮。”汉主曰：“此计是何意图？”继业曰：“惑乱彼心，使不识吾之所为。”又唤张得、永吉领兵三千，往镇定关迎接辽兵。汉主曰：“孤望彼军来援，缘何反遣兵去接他？”继业曰：“日前观宋军用兵，深知地理，彼必发兵往镇定关拒截辽兵，臣所以调兵迎之。”乃嘱二将曰：“路途必有埋伏，须谨慎提防。”二将领兵去讫。

却说宋军见北军呐喊砍柴，次日进帐奏知太祖，北军如此如此。太祖不解其意，忧疑不定。是夜天清气爽，太祖与诸将出帐观星，乃曰：“汉主气数虽微，然亦一时不绝。”言罢，回顾皓月，大惊，顿足连声叫苦。诸将曰：“何故惊慌？”太祖曰：“数日忧折军士，未观天象。今见月离于毕宿星，大雨不止。”诸将曰：“明日亦令军士出去砍柴。”太祖曰：“明日不过午未之时，滂沱大雨即当降矣。”次日，令军士砍柴。至午，天果降大雨。北汉主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曰：“南蛮只有半日柴薪，能够几何！”有诗为证：

宋主伤军未睹星，木柴未备苦难禁。
滂沱子夜倾如注，闷损沙场将士心。

太祖因连日降雨闷坐中军。忽报何承睿回营，太祖曰：“天虽大雨，今得承睿回来，必是献捷。朕怀少慰，又足以慑服继业。自今以后，不敢轻视吾军矣。”诸将犹未准信。既而，承睿果然入帐奏曰：“大辽遣耶律于越领兵至镇定关前，臣父子依圣上计策，于越果然怯退三十里下寨，不敢入救。臣回至中途，又遇王全斌手下游卒，说汉主命张得、永吉领兵去接辽兵。二将骄傲，道是‘在本境之内，怕什么埋伏’，及至莫胜坡，夜宿其地，众军畅饮，酩酊大醉。王全斌引军围住，尽皆杀之，并未逃走一人。”太祖曰：“可惜天雨不顺，不然大事济矣。”承睿曰：“臣父恐辽知兵少，驱大队杀来，难以抵敌，乞陛下再遣军兵防御。”太祖曰：“无妨。天有久雨，俟晴日破了太原，辽兵闻风自遁，不必益兵。”复曰：“继业天文地理尽知，真神人也。”承睿曰：“臣于彼地闻人云：‘交兵若遇红白令，生死由他不由命。’其名如轰雷贯耳。”有诗为证：

战斗夫能妇亦能，威声震震若雷轰。
令旗红白飘扬到，十将逢之九不生。

太祖闻听承睿之言，乃曰：“朕所设之计，屡被破之。此人果名不虚传。”诸将曰：“然彼张得、永吉二将却因何被全斌砍之？”太祖曰：“此非继业之罪，乃二将不听命也。若继业亲行，必无此祸矣。看来此人智谋过朕远焉，欲取太原，必先获继业。继业一得，太原不足取也。”

是时，风风雨雨将近一月。才晴两日，太祖即多次遣兵搦战。汉主召继业进帐问曰：“天一转晴南兵即出挑战，大辽救兵又不见至，将奈之何？”继业曰：“南兵搦战不足惧，以臣计之，辽兵久当至矣，今不见来，必路途

YangJiaJiang

有什么阻隔。”汉主曰：“既遣张得、永吉二人去接，若有阻隔，必有回卒来报。”

正言语间，忽有探子来报莫胜坡之败情，继业大惊曰：“张、永二将休矣！”言罢，又听得宋兵呐喊搦战，汉主曰：“不如写书诳宋退兵，孤上太行山去，彼奈我何哉？”继业曰：“写书言降，纵得脱难，然则示弱甚矣，决不可为。”汉主曰：“宋君新受周禅，伐蜀讨越，无往不胜，想天意如此。我若逆之，杀害生灵，获罪于天，必难逃活。且以天下地域论之，宋已得十之九



矣。以此相比，孤本弱小之国，以小事大，以弱事强，识时务者为之。故太王、勾践当时行之，始以图存，终于强大。卿谓孤示弱，彼太王、勾践所为亦非欤？”继业曰：“主上所论极是。若是如此而行，宜出奇兵大杀一阵，使宋不得遂志，方肯从请，不然彼必不肯退兵。”汉主曰：“卿宜斟酌而行。”继业曰：“主上修书，亦不必写诈降书。只陈利害，令其退兵可也。”言罢，遂唤延广领三千铁石弓兵，当夜前去董泽右侧山下埋伏，俟明日信炮一响，驱兵齐出射之。

次日天晴，太祖又遣兵搦战。将至午，天忽黑暗，太祖收军。继业乘机驱兵杀出，直逼宋营。延广闻得信炮响，催军齐发弓弩，射死宋兵不计其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数，夺得枪旗甚多。汉主收军，谓继业曰：“卿之神见仿佛周尚父也。”

太祖被继业大杀一阵，折军数万，回营正自伤感，忽辕门外报：“北汉主遣人下书。”宣人呈上，太祖览其书云：

北汉主致书于大宋皇帝麾下：孤今出师雪恨，为周也，非为宋也。诤意陛下承乾，乃遵其会。第周宗既灭，冤仇已绝，孤复何憾。实欲罢兵休养生灵，不知陛下亦肯父母斯民否也？然太原刘氏庙貌在焉，纵欲百计图之，孤必百计防之，以尽世守之义而存刘氏之血食耳。惟陛下怜之、谅之。

北汉主端肃谨书

太祖览罢，以示诸将。诸将知太祖有退兵之意，乃叩头愿尽死力，急先攻击。太祖曰：“汝曹皆朕训练，无不以一当百，朕所以备肘腋而同休戚者也。朕宁不得太原，岂肯驱汝辈冒锋刃而蹈于必死之地乎？”众皆感泣。时天久雨，军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赞奏曰：“小小晋阳，圣上亲讨，粮饷浩烦，取怨黔黎。陛下宜回銮驾，命一大将屯于上党，夏取其麦，秋取其禾，粮草充足，军士有资，且宽力役之征，使劳者得息，此乃荡平之策也。”太祖从之，命先锋李继勋屯兵于上党，又遣人撤回何继筠等，遂令赵普晓喻诸将，解围而还。汉主亦上太行山而去。后，乾德七年，太祖遣人驰书与汉主，其书云：

太原土宇非远，而苗裔正朔不加者，乃朕輶轂之下，难令外氏据而有之。譬之卧榻之上，可容他人鼾睡耶？予今恃强，虎踞此土，若果有勇，早下太行决一雌雄，庶几家国事定。否则干戈扰攘，岁无宁日。汝欲安居巢穴难之难也。

汉主看罢，以示继元、继业。继业曰：“主上不必回书，任其兵来，臣自有退兵之策。”后至开宝九年秋八月，太祖命党进、潘仁美、杨光美、牛

思进、米文义五路进兵攻打太原，汉主慌忙与群臣商议退兵之策。继业曰：“须遣人求救于辽。”辽乃命耶律领兵三十万救之。继业设计，将五路之兵尽皆杀败而回，耶律亦引兵回辽去讫。

第四回

太祖驾崩传晋王 南军灭汉占太原

开宝九年冬十月，太祖有疾，其弟晋王光义入内问安。太祖谓之曰：“吾观汝龙行虎步，他日当为太平天子，然必得贤宰执相辅佐也。朕幸西都，有一儒生姓李名齐贤，学问渊博。因其狂妄，朕彼时怒之，未及取用，至今尤悔。汝可提其为宰辅。然有文臣必要有武将，朕征太原，有一将名继业，人号为‘令公’。此人天文地理、六韬三略无不精通，用兵列阵，玄妙莫测，乃智勇兼全之士，朕恨未获用之。他日汝破太原，获此人，当以兵权授之。”又曰：“朕因太后昔日有疾，曾许五台山降香。朕想此疾难愈，倘谢尘之后，卿当代往酬焉。且太后临终遗言铭刻于心，此天子之位必传于卿，卿宜恪守朕命，勿负所托也。”晋王曰：“愿陛下万万春秋，臣安敢受之。”太祖曰：“卿且退，来日定夺。”晋王遂退。

是夜，太祖病情加重，复召晋王、赵普入内，嘱咐后事。太祖谓赵普曰：“卿今为证，朕谨守太后立长之命，将位传与晋王，日后亦当依次传之，勿负朕之心也。”言罢，命立誓书，置之金滕柜中。复命赵普及左右远避，召晋王至卧榻之前，嘱咐后事。其时，左右皆退出房门，但遥见烛影之下晋王时或离席，似有退避之状。不久，就听见柱斧砸地之声，太祖大声谓晋王曰：“汝好为之！”俄而帝崩，时已四更矣。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赖于官家！”晋王曰：“共保富贵，无忧也。”有诗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为证：

太祖之心却似尧，皇纲授弟弃如毛。

早知身后违盟誓，何似当年不与高。

太祖既崩，晋王即位，号为太宗。文武朝贺毕，奉王皇后为开宝皇后，迁之西宫。封弟廷美为齐王，封太祖子德昭为武功郡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封八王德崇为御前都虞侯指挥使，兼南北招讨大将军，封子元侃为七王。大小文武各升一级。并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元年。

太宗既登大位，乃谓群臣曰：“先帝有遗旨，命取太原、五台山降香二事，卿等说以何为先？”曹彬曰：“今国家甲兵精锐，驱之以剪太原孤垒，犹摧枯拉朽耳。太原一破，乘势往五台山降香，甚为便也。”太宗曰：“恐去意不专，神不灵也。”曹彬曰：“五台山在太原之北，今若前往降香，大辽战于前，北汉袭于后，进之不能，退之不能，此非自罹于虎阱乎？且取太原者，即所以取往五台山之路也，神安得不鉴其诚。”帝意遂决。乃命潘仁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统领崔俊彦、李汉琼、刘遇春、曹翰、米信、田重进，分道征讨北汉。命党进为先锋。又遣郭进领兵三万，往白马岭以截大辽救兵。遂封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郭进领兵去讫。

却说大辽主贤卒，子梁王隆绪立，生有脚疾，尊母萧氏为太后，参决国事。萧太后得知宋军行动，遣快使长寿来问曰：“宋何为遣兵伐汉？”太宗曰：“太原乃朕之地土，彼今据之，屡为遗患，殊为逆理，所以兴兵问罪。汝归告主：若不发兵援汉，和约如故。苟或护之，无他说，唯有战而已矣。”长寿归奏萧太后，太后曰：“南朝出言如此不逊，欺先帝之没故也。”遂遣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统军大元帅，冀王敌烈为监军，领兵二十万前去救汉。

太宗兵屯绛阳，北汉主兵屯柳都，两军相对月余。一日，太宗升帐，仍将太原地理图看之，既毕，遣崔彦俊、石守信各领兵五千，埋伏于太行山下，截汉主归路。又遣李汉琼、刘遇春各领兵五千，埋伏于阴丘，勿使汉主走入大辽。又遣曹翰、王全斌领兵三万，从东杀入柳都。遣桑锦、米信领兵

YangJiaJiang

二万，从西杀入柳都。又遣先锋党进、李继勋领铁骑一万，从中路杀进。又遣潘仁美领兵十万，攻打太原城。又命曹彬、张光翰为左右救护，各领铁骑五千。众将各自领计去讫。

次日，北汉探马忙报汉主曰：“大宋兵分三路杀来。”汉主曰：“昔日宋兵侵害，被继业杀得不敢正视吾军。今日不幸继业染病，谁可为孤破敌？”言罢，潸然泪下。忽有一人厉声曰：“主上何效儿女之所为！彼虽有攻城之策，俺亦有守城之谋，臣请为主上破之。”众视之，乃宰相郭无为也。汉主曰：“卿有何策？”郭无为曰：“乞主上命臣调遣诸军将，臣自有破敌之策。”汉主赐剑曰：“大宋兵临寨外，甚为危迫，孤今命宰相退之，但有诸军将不从命者，不必奏闻，即以此剑诛之。”无为跪受毕，即唤继喁、李勋领兵三千，从左杀出迎敌。又唤楚材、薛陀佳领兵三千，从右杀出迎敌。又唤渊平、方伯、任牛领兵一万，辅驾从中路杀出。又唤张明为先锋，领兵三千先出迎敌。又唤延惠、继芳领军一万，为左右救护。诸将领兵去讫。

却说宋兵分三路杀到。先锋党进一马当先，恰遇汉先锋张明，交马数合，被党进一刀斩于马下。汉主见斩了先锋，尽皆弃甲奔走，宋兵一涌而来。汉主走回太原，见宋兵围着其城，遂不敢入，只得走回太行山去。将至山下，忽听一声炮响，万弩齐鸣，箭如飞蝗。汉主在马上泣曰：“不想此处有兵阻隔归路，孤无栖身之所矣。且诸将为孤受苦，此心何忍！”遂拔剑欲自刎。诸将苦劝曰：“莫若奔走白马岭，投于大辽，再想办法。”汉主从之。走至阴丘，忽见宋将李汉琼截住去路，又听得背后喊声大震，北汉君臣在马上吓得面如土色、魂不附体。汉主曰：“命该休矣！”

待后军渐近，众视之，乃余氏令婆领兵杀来，众心方定。令婆既到，即问曰：“太原城何如？”汉主曰：“太原城被贼兵围住，孤不敢入。”令婆曰：“既太原未失，妾当杀条血路保驾入城，以待辽之救兵。”汉主允之。于是令婆打着白令字旗当先冲杀。宋兵望见，纷纷逃窜。杀到城边，太原守将赵文度见是汉兵，慌忙开门迎接入城。

汉主坐定，谓文度曰：“此城赖卿守护，待退敌之日，孤有重赏。”又问令婆曰：“汝何知孤之遭难？”令婆曰：“夫病稍愈，闻得宋兵动静，料

主上有难，令妾领家兵救护。方下山来，一军拦路，被妾杀败。又捉得一卒问之，方知主上往白马岭去了，故径直赶来救护。”汉主曰：“如果继业在军，岂容南蛮如此横行。”叹罢又问群臣曰：“大辽救兵不至，何也？”忽一卒禀曰：“日前杀败，小卒诈作宋军混入宋营，听得宋主遣上将郭进领雄兵三万，屯于白马岭阻截辽兵。辽遣耶律沙、敌烈领兵二十万至白马岭，耶律沙谓敌烈曰：‘白马岭下有一大涧，待军兵齐到，设计渡之，不然，倘吾军半渡，宋人出击，吾等皆休矣。’敌烈曰：‘宋人缘何就知军未全至？驻扎于此，彼谓吾怯。不如寻彼决一雌雄。且兵贵神速，渡之无妨。’及渡涧登岸。队伍未成阵列，那郭进已驱军一齐杀至，辽兵纷纷投涧，死者甚众。敌烈被宋军乱兵砍死。其时，辽将耶律斜轸正引军巡逻，闻辽宋交兵，急驱军而至，只救得耶律沙数十人而已。”

汉主听罢言：“天何生我，受宋之荼毒如此耶！”言罢，又报潘仁美引兵来索战，令婆曰：“待妾出马砍宋人几颗头来，彼始不敢逼城。”汉主曰：“汝固勇矣，怎奈彼众我寡，不可轻动。”令婆曰：“主上勿忧。”遂披挂出城，与仁美交锋。只一合，令婆佯败，拈弓射箭，扭身回射仁美。仁美左股中箭，落于马下。令婆骤马向前来砍仁美，部将洪先急救，乃与令婆交战。战仅三合，被令婆一刀砍于马下。洪先之弟洪后见斩其兄，大怒，出马骂曰：“泼妇焉敢如此无礼！”遂与令婆交马，仅数合，亦被令婆斩之。

宋军先锋党进正在西门攻打，听得南门被令婆斩了洪先兄弟，遂直杀来救护，与令婆交战数十合不分胜负。令婆乃将绊马索套住党进马脚，用力一扯，党进人马俱倒。令婆正欲向前擒之，忽听鸣金收军。令婆入城乃问汉主曰：“主上何以收军？可惜不曾砍得党进。”汉主曰：“孤见曹翰一军杀到，又见王全斌、米信、桑锦、曹彬四面乌云般聚集杀到，恐汝有失，故此收军。”

却说太宗闻知潘仁美中箭、洪先兄弟被斩、党进被绊倒，不免心中大怒，曰：“捉此狗妇砍为肉泥，朕心始休。”乃督三军攻打，太原城上矢石交加如雨，宋兵不敢逼近。太宗又令筑长连城以围，汉主城中粮饷将绝，外面又无救兵，城中恐慌。太宗亲督军士，攻打愈急。眼见其城无完墙，太宗

YangJiaJiang

恐城破尽伤百姓，乃写手诏，谕之速降。使者至城下，不放人去。太宗怒，命诸将尽穿重甲，列阵城下射之。箭如猬毛，城中危急。太宗复诏谕之曰：“汉主速降，当保汝始终富贵。”是夜，汉主遣李勋奉表乞降，太宗许之。

次日，太宗入城，登于城台，张乐筵宴诸将。汉主率官属缟衣素帽，待罪台下。太宗赐袭衣玉带与汉王，召其升台。汉王升台叩头谢罪。太宗释之，遂授汉王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国公，赏赐甚厚。汉主谢恩毕，太宗乃命刘保勋知太原府事，保勋受命谢恩而去。

第五回

太宗大义招杨家 君臣驾幸昊天寺

太宗既封汉主，遂问之曰：“卿之继业不见临阵，何也？”汉主曰：“患病在太行山也。”太宗曰：“不知愈否？”汉主曰：“病已稍愈。”太宗曰：“朕今特赐诏，拜为代州刺史。卿遣一心腹，同使臣赍去。”汉主遂遣令婆偕行。

使臣既到太行山，令婆与使臣言曰：“夫君性极刚烈，待妾先回告之，大人随后而来。”此时继业病已全愈，正欲起兵下山，忽见令婆回来，遂问曰：“汉主与宋人交战，胜负如何？”令婆曰：“今献城降矣。”继业惊曰：“何不驱兵死战？战不胜，宁死于社稷，见先君于地下，问心无愧。奈何甘心屈膝、北面事人，以受万世之唾骂乎？”令婆曰：“宋君遣使臣赍诏来，封夫主为代州刺史，妾特先来相告。”令公曰：“使者来送死耳！待我亲手刃之，然后起兵杀下太行，救回主上，恢复太原疆境。”令婆急谏曰：“不可作此灭户之事。吾观宋主龙行虎步，乃真天子之风也。”令公不听。及使臣至，令公持刀去杀，令婆急忙抱住。不期令公患病刚愈，又闻汉主降宋，

怒气攻心旧病复发，大叫一声，昏厥倒地。众人扶起，默默无言。令婆急令使臣下山。

使臣回到太原，进奏曰：“继业不肯归降，且欲杀臣，幸令婆遮拦，不知何故大叫一声，昏厥倒地，臣即脱逃而回。此人抗命，乞发兵问罪可也。”太宗曰：“真乃忠义士也，朕甚爱之。”遂复遣党进赍诏去，特加督同上将军。党进领诏去讫。

却说继业养病稍愈。一日，夜出观天象，见宋主之星炯炯临于幽、蓟，乃叹曰：“此天命也，非人所能为也。吾之染病，不能用兵护主，皆天意所在。”令婆曰：“幸得昨日未斩来使，尚有可归之路。”令公曰：“说什么话。国破臣亡，此正理也，岂可苟且贪生，因图富贵而作不忠不义之事乎？”言罢吟诗一律：

奋中蒙耻事堪嗟，回首何方是故家？

凄怆太原城上月，照人情泪落胡笳。

次日，党进赍诏至，继业不受。忽汉主旧臣郭无为又至，言曰：“主上传言：事已定矣，抗拒枉然。”继业曰：“誓死九泉，决无受职之理。”汉主又遣一宠臣至，言曰：“主上专谕将军来降：若主死于此，臣当殉之；今日不来，即反臣矣。”继业思忖：主上本应全臣之节，不料反以悖逆责我。遂曰：“既要我降，烦党将军回奏宋主：请从三事，则下太行，不然，此头可断，此膝难屈。”党进曰：“是哪三事？”继业曰：“一者，惟居汉主部下，不受大宋之职；二者，惟听宋君调遣，不听宣召；三者，我所统属，斩杀不用请旨。”

党进径回太原奏曰：“继业说要圣上依他三事，方来归降。”太宗曰：“哪三事？”党进将继业所言奏知。太宗曰：“不受宋职，这事怎生依得？既不为臣，要他何用？”汉主曰：“陛下姑且顺之，待他降后，以厚恩结其心，不愁不受职也。”太宗然之，遂命党进复去太行山招之。先进领旨，复到太行山，与继业言曰：“前三事圣上允之，请将军收拾下山。”继业遂命家兵

YangJiaJiang

载了锚重，同党进来见太宗。

太宗见令公仪表堂堂，意气昂扬，虎虎有生，心中大喜曰：“朕得太原，何如得令公也？”遂赐姓杨，单名业。是日，命排筵宴犒赏令公令婆，七子二女俱与其席。酒至半酣，太宗曰：“朕受先帝遗旨，往五台山降香，不知路途还有多少，将军肯保朕一往否？”继业初见太宗赐姓、筵宴，不甚以为意。及在筵中，见太宗情词款曲、欢若平生，心中思忖：“太宗之度量真帝王也。”乃倾心悦服。此刻听太宗之问，遂对曰：“蒙万岁厚恩，臣愿保驾。”太宗大喜，即日下令，着党进、李汉琼、潘仁美引大军望五台山进发。军士一路浩浩荡荡，旌旗飘飘，剑戟棱棱，直奔太行而去。既到太行山，只见峰峦峭壁、石垒嵯峨，高哉几千仞也。有诗为证：

一上坡兮复一坡，群峰岂敢并嵯峨。
人间平地远如许，头上青天高不多。
折桂手堪扳月窟，吟诗笔可蘸银河。
此间便是神仙境，比那蓬莱更若何？

过了太行山，不数日，既到五台山。太宗驾至山门，果然好一座寺院，但见：

四围有千丈高松，明晃晃一轮月上映龙鳞；万竿茂竹，滑刺刺一阵风来摇凤尾。内并立五方佛殿，霞光闪闪，常住半空中；两廊僧舍，香篆氤氲，翠盘方丈内。古的白怪、咕叮骨都太湖山；七长八大、如来释迦牟尼佛。前创三门十二架，后起法堂五百间。敲动木鱼惊地狱，撞来钟鼓震天关。地不爱道，活活生下一座五台山；人修善愿，巍巍立起大雄成胜景。

太宗正欲进寺，只见五百僧人齐来跪下迎驾。太宗入寺，盥手降香毕，亲步遍山游玩，乃吟诗一首：